生生篇

先生易經生生篇序

晉江蘇君禹先生以義經冠鄉書魁海內既行其兒說為經生鵠久矣吾邑許子遜太史自言既弁不復為經義則得力兒說多也默兒說猶帖括家言耳先生藩臬粵西

時冥思韋編時發其所獨得至再
三刪櫝名冥〻更名坐〻即先生六
自謂扶羲文周孔之秘而補程朱蔡
陳之遺在茲篇矣獻臣初受是經已
去而受詩然自角丱即承下風不意
其終茫然也今讀茲篇始覺了〻如

象非潛龍見龍之謂變非損來既濟
來之謂係則勿用亦詞占則潛龍亦
占斯言也使考亭復生亦必首肯先
生為人豪爽超逸有鳳皇千仞氣
象其視學兩浙衡鑑神師道尊嚴不
得諸縉紳之意既去十載役又數載

兩浙人推譽學之敏且公者先後無
能及先生迺知人品公論竟自有真
而一時未易定也先生擢長黔憲即
上疏乞休秉攺前數日有白雲起辟
屋閭呼朋共賞脩然若睨於手先生
天人也其紗契遺經有由然哉嘉定令

吳君講於白鹿有年矣讀先生書而好之因版以公多士余為弁其端

萬曆丙午仲秋通家後學同安蔡獻臣體國父書

生生篇序

夫易道大矣聖人繫易而直謂之生生者何邪蓋有天地未始有天地總之不外此生一之不能不兩也兩而四四而八也謂生者非耶闔而不能不闢剝而不能不復否而不能不泰也

謂生生者非邪乃人者天地之心而人之一心則又生天生地生萬物之本也嘗試觀心之生隨念而波新新不已逐境而見息息不停夫寧有斷續也者嘗試觀心之所生山河大地於此縕結億千萬刼於此輪轉夫寧

有隔閡也者何也我之生即民物之生故曰觀我生觀民也我與民物之生即天地之生故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唯心能生亦唯心能生生知心之生生而三才統是矣其於生生也深矣深於生生

者固深於易也古之為易者蓋多家焉漢以下其最著者無如雄與通然而特雄與通之易也非數聖人之易也至宋而頗主盟紫陽氏則今所列學官者是真以為數聖人之易矣而要之終亦紫陽氏之易

也譬之河飲者滿腹雨之者濡體而非可以畫河與雨也然而曷有味乎其生生者則孰爲易也孰爲非易也即諸儒可無閒也閩蘇君禹氏初以易起家海內之言易者爭推君禹而君禹則猶以爲暖暖姝姝之學

一先生之言者心弗是也已而涉世
彌久於心彌有所會而於易彌深蓋
至晚年而生生篇出焉視曩所為
制義已不啻敝帚之矣即其中時
時有與諸儒牾者而非以意矯也即
不盡與諸儒牾者而亦非以意剿也何

也君禹之心自有生〻者在也然而卒醳之曰冥〻之謂生〻夫安有不冥冥而生〻者君禹真深於易哉予同官蔡體國氏與君禹同里偶攜其書至嘉定與君請梓以傳而問予序予非知易者聊以贅之體國云

爾

萬曆歲丙午菊月之吉東魯楊

洵書

生生篇序

蘇先生之論易曰冥冥生生之有味哉蘇先生之言也易之道冥冥而已有冥冥而後有生生既生則昭昭矣而昭昭未始不反於冥冥也非冥無以爲生非生生無以見冥冥夫冥冥者太極也一之生二也二之生四也四之生八也八之生六十四也此生生也而生

長洲[illegible]刻

於无復歸於无豈不冥冥乎哉六十四卦之首乾乾之首元元也者无也三百八十四爻之首乾初乾初之首潛潛亦元也元起於貞下而造亨利之端潛極於勿用而爲有用之始冥冥之生昭昭也所繇來矣故乾言元亨利貞而坤亦兼言之也屯之元亨利貞也得天地之交也臨之元亨利貞也得天地之長也

隨之元亨利貞也得天地之時也革之元亨利貞也得天地之變也无妄之元亨利貞也得天地之一也而未始有外於元也諸卦或言元或言亨利又或言利貞隨舉言之耳而不必兼也有言亨而不必元者言元則未有不亨有言吉而不必元者言元則未有不吉无攸利者利之反也匪正者貞之反也凶咎吝

者亨之反也悔者元之復而貞之漸也
言卦則爻可知矣言一卦之爻則六十
四卦之爻可知矣見者用也亢者勿用
也惕者用之危也躍者用之疑也飛者
用之極也无首者深根寧極而勿用之
盡也凡爻之言元亨利者用也无攸利
者勿用也利於貞者有用而勿用也用
者潛之著而勿用者潛也而未始有外

而纂之旣而經者存之疑者去之凡數易藁矣抵蒼梧而說始定炳得其說讀之其顯微闡幽之理足以破千古之拘攣至於扶陽抑陰約人情歸諸正則三聖人旨也君禹之於易觀其深矣昔夫子嘗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夫聖人旣以易告天下矣而又自藉以寡過然則易

也者擬議變化之經也君禹氏澹其心純一其行獨觀昭曠忘乎寵辱其爲是說也非徒探索冥冥玄其理於談者也故曰君禹氏之於易觀其深者也

萬曆癸巳冬十一月望日温陵黃文炳書

生生篇序

易之在天地間昭昭也盈虛消息動靜變化一往一來生生不窮其在天地者即其在人心者也聖人因天道人心之變作易以開物成務其大旨在於扶陽抑陰而其義則歸之於正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陰陽消長之際三致意焉至其所言正以

示人者則無卦無之卦不言貞文必言貞也夫天地間一理而已盈之不容不虛消之不容不息聖人不能強也陽者進之陰者退之內君子而外小人存天理而遏人欲則聖人所以參贊造化而輔相其所不及者也聖人以其洗心退藏者出之以與民同患欲天下後世無不知吉之趨凶之

避是故不得不盡其言於詞乃聖人之詞則道之也而非神之也故其言曰利貞曰安貞曰利君子貞至於大傳又曰吉凶者貞勝者也言吉與凶雖判爲二途而常勝之道在貞也此聖人係易之旨也自漢以來卜筮是書益至京費而易幾乎息矣晉王輔嗣始根性命而深言之有宋諸儒頗

釆其説然毋至象變詞占之際執泥拿拘
雖宋儒亦不能免也夫易六爻皆變也其
象其占詞該之矣令岐而言曰是爲詞是
爲占則君子居而觀玩也時且舍變與占
而姑置之也非通論也噫治易者各立戶
閾久矣晉江蘇君禹氏以易起家爲學士
師其於易未嘗一日釋手間有所得輒疏

於元也天地之數始乎一一者用也大衍之數虛乎一一者勿用也一即元也生天生地生掛生扐生五十有五生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而未始有外於元也有得於元而易道盡在是矣元則可貞貞則可用用其所可用則得勿用其不可用則亦得可用而勿用不可用而用則失得則亨利吉失則咎吝凶趨所以

爲不避避所以爲不趨開物者開此者也成務者成此者也而未始有外於元也有象者有象象者有變者有變變者有辭占者有辭辭占占者象詞用也變占用其用也名訟名師名旅名歸妹之屬如此者正名也非托名也象雷象風象山澤象水火之屬如此者實象也非假象也涉川可以爲婚媾決藩可以爲

脫韅逐馬可以爲犂牛執鹿可以爲屩虎如此者該詞也非徧詞也六位者六虛也三畫者三極也動者道也相雜者時物也稽實以待虛不可爲常也而未始有外於元也潛勿用之謂冥冥冥冥之謂元元元之所生爲昭昭昭昭復冥冥之謂生生生生之謂易是易也心易也蘇先生所謂不知其所以生生也夫惟

不知乃深於知有味哉蘇先生之論易也剖羲文之秘發周孔之旨補程朱之遺先生終日言不離乎是矣

門人晉江李光縉譔

生生篇序

余少而學易今皤然白首矣時而蒐羅綜及百家岐之中又有岐焉時而鑽研穆焉以思九天九淵莫知其倪然後知易之冥冥也入粵西以來案牘甚稀每詰朝焚香一炷讀韋編數帙偶有所觸援筆而書未幾輒復削

去又復書又復削去又復書如是者再且三焉亡何而橐中之牘滿矣一日讀生生之謂易不覺廢書嘆曰嗟夫孰知冥冥者之爲生生哉然余知其生生而不知其所以生生則終於冥冥而已

晉江蘇濬撰

論易

晉江蘇濬著

易者變易也天地間無一非易中昃升沉一日之易也朔弦望晦一月之易也溫暑涼寒一歲之易也榮枯開落隨時之易也凡物有盡而陰陽無盡故絕則復生此易之所以無窮也造化無不昃不沉不晦不枯而人乃知得不知喪惑矣

伏羲先天也文周孔子後天也時爲之也故易者四聖人之時也時可易心不可易故學易者學四聖人之心也天非自天吾心有乾地非自地吾心有坤時

有動靜心無動靜時有始終心無始終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又曰五十而知天命識學易之爲知命庶可見聖人之心矣

傳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象者奇偶之畫所謂立象盡意是也非潛龍見龍之謂也六十四卦無卦非卦非變三百八十四爻無爻非變非自損來自既濟來之謂也詞占一耳就周公係詞時則勿用亦詞也占而得之則潛龍亦占也如曰象爲潛龍占爲勿用非之非矣

生生篇

溫陵　蘇濬
同郡　蔡獻臣
匡廬　吳道長　瘦生甫　訂
後學　婁　堅　宣嘉士
吳吾往　李繩之　仝校

上經

乾元亨利貞

乾天德也六畫皆乾則乾乾而又乾此心之中純是天

德用事也天一氣耳而生長收藏各一其候則一氣之中不能不分爲四序人一性耳而仁禮義智共成其功則一性之中不能不分爲四德天以四德賦之人人以四德憲乎天天人合一之妙盡於乾矣

初九潛龍勿用

乾資始初九又乾之始始非徒始始固所以成其終也天之氣不潛藏則發露而無餘人之心不深潛則輕率而易敗故曰潛龍顏子之潛心聖人之洗心退藏卽此潛字勿用非伏其身而不出也寂然不動之

體固如此也潛便勿用不潛便輕於用矣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見龍在田便是形著動變充實光輝分明易知顯仁景象非以時位言也文言釋九二不言其事功而言其學問第曰謹信存誠耳曰學問寬仁耳未有無聖人之學問而可言聖人之事功者也大人俱以德言利見者爲天下所快睹也如胸中暗昧則小人而已何利見之有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躍與潛應躍猶言躍如淵深也人之一身原是淵淵其淵至於德進業脩心源澄徹則淵泉時出直是活潑潑地可上可下而不可以上下拘可進可退而不可以進退泥故曰或之者疑之也在淵則疑於有或躍則疑於無有無無之間未易以常情測也

三之乾惕而无咎四之或躍而无咎古人學問只是寡過而已

上九亢龍有悔

凡人學問易足富貴易盈履盛處尊恬不知悔者衆

也聖人貴不自貴高不自高只一點悔心而已六十四卦惟亢龍有悔惟其有悔此所以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也

用九見群龍无首吉

此一爻兼承六爻言故不曰龍而曰群龍也爻者交變之義龍者變化之物如以潛龍爲首則一於潛而不能見如以見龍爲首則一於見而不能潛其何變化之有純乾聖人渾身一團天道能潛而又能見能躍而又能飛無少欠缺無少止息如天道之動靜无

端陰陽無始也安見其有首耶群龍未嘗无首只是見到群龍无首纔謂之用九而吉

總論

乾純陽純乎天德也以陽德之變化也故稱龍焉以六爻之皆變化也故稱六龍焉今夫鳥吾知其能飛獸吾知其能走魚吾知其能遊至於龍吾不能知能大能小能出能沒能明能幽能上能下一天之精爲之也龍不可乘也而曰時乘六龍天不可御也而曰御天非聖人孰能當此乎世之愚夫愚婦日用不知

物於物而不能出庶物者也非乘龍也賢人君子一德自名隱者固之以爲潔仕者徇之以爲通是乘一龍也非乘六龍也甚矣時乘之未易言也時見而見天下皆得而把其光時飛而飛天下皆得而蒙其澤時惕而惕時躍而躍天下皆得而瞻其作爲似乎可窺而實不可窺也時潛而勿用天下無得而覘吾之迹時亢而有悔天下無得而累吾之胸似乎不可見而實未始無可見也故總之曰見群龍无首謂之無則非有也謂之見則非無也有無合一始終無端天

道之妙盡於此矣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此章全重在人身上天氣無涯而人之心足以統之天運無極而人之身足以御之天人合一之道盡乎乾矣何謂元即生生之謂也天以是生生之氣始物而物物各具一天人得天生生之理以生而吾心渾然一個天曰資始而生長收藏皆其孽端矣曰統天

而春夏秋冬相爲循環矣

大明是人心靈明之體卽大學之明德也天體昭明一始便通更無一毫障礙人心靈明胸中原自洞徹稍有障礙便與天不相似惟聖人之心不徒明而且大明緝熙光明徹終徹始更無一物得以礙其性靈也由是觀一卦六爻之位與時偕行無非天道無非吾心闔闢進退之權在我而已

易曰御天莊列曰御風兵法曰執一實御百虛一也夫車馬之運御之者人也造化亦然天太虛而實有

是理風至虛而實有是氣理自我立故可御天氣自我運故可御風彼求之虛者末矣

乾道變化節正見天人合一之妙正見易之書所以順性命之理性者理之一定命者理之流行太和者性命之渾合而無閒非性命之外有所謂太和也元之始也始此性命也亨之通也通此性命也至於利貞則天理之一定者秩然於吾心而人人各有是性天理之流行者渾然於吾心而人人各有是命何各正也率吾之性而無所拂於命順吾之命而無所逆

於性太和之保合也此天之所以成乎人而人之所以成乎天也

首出庶物以德言不以位言人有是性命而自戕之人有是太和而自拂之物於物者也聖人盡性至命致中致和是出乎類拔乎萃高出於萬物之上者也盡吾之性而盡萬物之性立吾之命而立萬物之命致吾身之和而育萬物之和此便是萬國咸寧氣象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天德不可為首以天德本無首也天之氣有首有尾

故歲以春爲首日以朔爲首而德則渾渾全全引之莫知其始要之莫知其終更無可爲首也使天德而可爲首則分六龍爲六截豈成片段用九者全體天德如環无端聖人之自强不息不過如此耳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四句是解四德之名先儒所解畢竟有牽合處何

妥孔頴達以元亨利貞爲仁義禮信朱子以爲仁義禮智信固失矣智亦未爲得也孔子言貞固而朱子必添一知字豈不是畫蛇之足且四端之言出於孟子孔子無是言也惟程子順題分解較爲得之元字只是吾人生生之心人性皆善總是生生之心做出來分之則有衆善合之只是一善如造化許多光景總是一段生意耳然有是生生之意便生生而不可已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俱是發育峻極妙用處必有是人文方可經緯天地化成天下豈不是衆美之會

利者非一身之利也天下人之利也義字是處天下之人使之各得其宜大學之所謂絜矩是也義行於家則家之人交相安而和義行於國則國之人交相安而和義行於天下則天下之人交相安而和和即利也聖人之利利在天下故曰以義爲利後世之利利在一身故曰以利爲利利不利之間相去遠矣貞字是天地間一個恰好正當道理蕩蕩平平不可以私意減不可以私意增者也正則行便行其所當行不正則止便止其所當止一時之利害有所弗顧泉

口之毀譽有所弗狥必如是而後爲事之幹必如是而後可以幹事也世人但知疏通者之可以幹事而不知貞固者之足以幹事此所以幹事之難與

君子行此四德者不必添一徤字在天之乾則曰春夏秋冬在君子之乾則曰體仁合禮和義貞固惟君子爲能配天惟君子之四德足以配天四德故曰乾

元亨利貞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

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龍德而隱非隱居之隱卽巽稱而隱之隱凡人之學問不深潛者日炫聰明自任見解一切世味一切好名之心馳於胸中得不勝喜失不勝悶此身精神全在外走作隨時轉動如何不可拔不易乎世者胸中原無世味不成乎名者胸中原無名心無世味則忘進退矣無名心則忘是非矣可行則行而亦可以違可違則違而亦可以行吾之胸中原無加損也此之謂不可拔此之謂潛而隱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龍德而正中卽乾之剛健中正也以德言不以時言論聖人之德則曰龍德論聖人之學則曰庸言庸行此乾之所以爲易知也邪與正中相反庸言一不信庸行一不謹悉邪也皆非正中也念念無不信念念無不謹便是閑邪工夫閑邪便是存誠工夫誠存則不徒善其身而且兼善一世矣君子龍德只是性命

各正遯世原未嘗損何悶之有善世原未嘗加何伐之有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三一爻是古人學問大源頭大學之誠意中庸之誠身俱不出此進德便是明明德脩業便是齊家治

國平天下古之聖賢視天下國家便當作吾身實事
舍此亦無業之可見矣德非外來是吾心固有的業
非鑿空是吾身合做的世有一種虛假學問外飾而
中濶陰非而陽是豈惟無得且并其固有者而失之
矣又有一種虛談的人聽其言論即聖賢無以遠過
而全無一毫實事吾儒掀天揭地事功豈可以空言
取辦耶忠信是一片真心全在天理上更無一毫夾
雜亦無一念虛設即心是理有日長而無日消矣修
詞非在詞語上用功也不言而躬行既言而顧行念

念皆實亦事事皆實任做治平事業只是真心做出去而已知至知終是忠信立誠之功必做到盡頭處所謂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也至者天理之至極大學所謂至善終者事理之歸宿孟子所謂終條理知至至之必至之而後爲知至也以口耳爲知者未至燕而言燕未至越而言越非真知也知終終之必終之而後爲知終也以見解爲知者知農而不終業知工而不終事非真知也與幾其知幾之神乎神天德也存義其精義之化乎化天道也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群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上下進退時也上下无常可以上亦可以下進退无恒可以進亦可以退隨時者也時无常而理則有常時无恒而理則有恒以其无常也疑於遷就以爲邪而以其有常者運其无常者則非爲邪以其无恒也疑於離群以爲高而以其有恒者運其无恒者則非離群總之上下進退之際无非進德脩業之時德常

進業常脩无上下一也德恒進業恒脩无進退一也
及卽學如不及之及時而有爲所以因時而變化
也孔子聖之時亦及時進修之極耳

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

日月星辰本乎天者未有不與天相附草木蟲獸本
乎地者未有不與地相附

潛龍勿用下也

陽氣在下則斂而不散人心常下則晦而不炫孔子
所云慮以下人正是潛心工夫

見龍在田時舍也

時舍二字本義所解未是利見大人豈未爲時用者比耶舍字即取舍之舍大舜之舍己從人雖其時可舍而舍耳九二閑邪存誠舍其不正而歸於正舍其不中而歸於中此所以謂之龍德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

自試非姑試之謂也德業在我而試吾之德業在時時上時下時進時退正以試吾德之進與不進業之脩與不脩爲何如耳

飛龍在天上治也

上治猶云盛治三皇以道五帝以德三王以功皆治之上者也下此則伯而已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不徒曰用九而曰乾元用九者元天之心也用九天之用也聖人體天之心用天之道純是剛强不息非剛而能柔之謂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天時不息君子乾乾亦與時相爲不息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進德脩業乘時者也所不得變革者也上下進退趨時者也所得變革者也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世人以天位爲位而聖人獨以天德爲位可見吾心正位原自有一段高明與天合德處君子大行不加帝王有天下而不與亦以天德之位在我耳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何謂天則剛健中正純粹精是也以其剛也謂之天

德以其變化也謂之天時以其萬古不易也謂之天則一也復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惟一念之獨覺者爲能見天之心惟自强之不息者爲能見天之則夫是之謂真見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

乾元者始而亨一章俱就人道言始者上天生物之始而人得之以始也謂之始其端甚微而如火始然如泉始達未有不由微而顯者故曰始而亨性者心之存主情者心之發動孟子曰故者以利爲本性利

而情亦利也上文曰各正性命性正而情亦正也乾始之初性情方動至此則性成其爲性而渾然完具情成其爲情而隨處充滿矣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乾始非獨吾心之始而亦天下之同得以始者也乾始之渾全者爲美乾始之順布者爲利不惟可以利一己而且可以利天下能使天下被其利而莫能言其利總是性情之運自然而然耳故曰大矣哉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大哉乾乎只是贊吾人乾道之妙天道剛健而人與天一般剛健天道中正而人與天一般中正無所於雜純之至也無所於累粹之至也無所於間精之至也只是贊美之詞不必以純粹精分屬剛健中正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六爻發揮重發揮字六位時成聖人則觀六爻之動而發揮之旁通情即上文性情言情而性在其中也大抵六爻主於動吾心之情主於動動無定形而順之於時時無定在而歸之於理安往而不旁通也哉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隱而未見非不見也不輕於見也行而未成非不成也不自居其成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乾卦以乾重乾三四在重卦之閒故曰重剛乾惟二五爲中三四過乎二不及乎五故爲不中此皆氣質

之偏處上不在天等句俱承不中來五之飛而在天也中故也二之見而在田也中故也三惟其重剛不中不能如五之飛二之見而與天地无以合其德三之咎也奈何無憂憂之至則可以无憂矣三之所以无咎也四惟其重剛不中上不能如五之配天下不能如二之配地而中无以盡乎人道四之咎也奈何无疑疑之至則可以无疑矣四之所以无咎也三四兩爻皆人道之極四不在人三在人歟曰人亦无不在天不在田而懸空自立之理聖人各就爻義發明

之若曰處三之位而无惕何以鼎立乾坤處四之位
而无疑何以通乎三極欲使人深思而求得乎安身
立命之所在耳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
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
時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夫子贊易於乾之文言獨加詳焉夫子贊乾於九五
獨加美焉葢爲羲文二聖人而發也伏羲其先天乎
而天弗違矣文王其後天乎而奉天時矣乃其合德

天地並明日月四時順序鬼神无疑者則羲文之心一也此夫子所以發周公未發之意也

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衆人之制進退存亡也以人聖人之制進退存亡也以天天有盈虛而況於人乎知進知退聖人之胸中原无進退也知存知亡聖人之胸中原无存亡也靈覺所照何所不知中本自得何所於失故曰不失其正歸於不失天道之正而已乾始於元終於貞二曰

仁以行之乾道之始也上曰不失其正乾道之終也
至謂乾元用九則貞元之妙如環无端矣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
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坤卦詞元亨二句就地道說君子以下就人道說觀
彖詞可見也元者地之生物亨者地之通物利牝馬
之貞者順以受天之氣而健以代天之終也攸往以
下當以先迷為一句後得主一句利一句彖傳云後
順得常後得主而有常此可見也通卦辭只是以陰

從陽四字葢地道也臣道也陽先陰後故地以承天爲得主臣以從君爲得主也得主即利也後天之卦位於西南故西南則得乎陰之位是以陰從陰也東北則失乎陰之位是以陰從陽也謂之得朋不過以同類爲朋耳惟喪其朋黨而一心於從陽則得主之慶可以有終矣泰曰朋亡中孚曰絕類上渙曰渙其羣皆喪朋之意也如曰反之西南便畫虵添足矣

初六履霜堅冰至

易以道陰陽耳陽爲善陰爲不善陽爲君子陰爲小

人淑慝之大分然也吾心之不善始於一念而其極也至於潛滋橫潰而不可救天下之小人基於始進而其極也至深根蔓引而不可拔孔子就人身言程朱就小人言其理各有攸當然孔子提醒人心尤爲親切吾心之邪未去而何以去天下之邪哉故潛伏必謹何待昭昭夜氣必養何待旦旦聖賢之慮嚴矣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坤以順爲主然順不可過也夫順而過者則委靡爲工而正直之氣易衰轉圓爲巧而執方之守易蕩自

視不勝其小矣六二柔順中正是順而能健者也衆人皆靡而我獨直衆人皆圓而我獨方卓立天地主持一世何其大哉不習非不假於學也曰敬曰義皆學中事即聖帝明王亦何甞廢學然緝熈敬止非矜持也由義而行非行義也思而无思爲而无爲是之謂聖學而已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

陽動陰靜陽健陰順坤如一於靜則頹然耳退然耳其何直方之有惟靜而能動順而能健此所以爲直

方也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坤之剛而方者動故也觀坤道則知人道矣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人臣非無才智之患而才智太過之患夫才智太過者上未免於偪主下或至於凌人渾厚樸實之意已斲喪而无餘天下國家之事未免漫爲而嘗試如之何其可以爲貞乎惟有其章而含之无智名无勇功悃悃乎其不能言斷斷乎其无他技臣道之正也无成有終畢竟是含章君倡而臣和君先而臣後臣之

章皆君之章也臣何功之有焉

六五黄裳元吉

天玄地黄曰黄以别於天也上衣下裳曰裳不敢安於上也以黄爲裳猶言以中爲順總是居中處下之意耳

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

文在中即美在其中之意言中固所以爲順也三五皆陰麗於陽故稱美焉然三曰含章則爲臣者固无樂乎華藻之工五曰文在中則爲君者亦无貴乎鋪

張之飾此之謂闇然之章此之謂不顯之文甚矣聖人之不貴文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陽爲理陰爲欲陰勝陽衰天理人欲交戰於吾心之中故必力戰以勝之所謂戰勝則肥是也其血玄黃直是血戰血戰斯无不克也人惟甘自屈於物欲而不戰戰而不力宜乎敗亾之无日已玄黃猶言血流標杵武王未嘗有傷則陽未嘗有傷可知

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天地間之理未有正而不大者柔順利貞坤之正也敬以直內君子之正也德合无疆坤之大也德不孤君子之大也用六則始終皆一於正是不惟以大始而且以大終也

總論

傳曰乾健也坤順也夫健非過於有爲之謂也爲其所當爲也順非一无所爲之謂也爲而无所作爲也健而不拂則健亦順也順而不弛則順亦健也至若時有後先事有終始若使之然而不得不然者則造

化之所不能違而亦人之所不能違者也彼委靡之士趨而趨諾而諾者固无足數間有自恃聰明自矜才辨有所得焉而故衒之有所成焉而故張之即譽言日至而咎且隨其後矣況其不善之漸尤有可畏者耶古君子之事君也如地之承天也載物在君而巳无名事業在君而巳无功寧含其章而不敢專天下之成寧括其囊而不敢儌天下之譽時而處后時而朋以固順也時而正直時而執方亦順也矜伐可克而違不怠弻几几可挹而詛不怠規茲其爲坤道

之純乎然其要則敬義先之矣君子之主敬也如臨
上帝如對明神順其軌也君子之集義也不弛焉而
忘不躐焉而助順其序也未萌而防不以履霜而忽
先幾連根而拔不以疑陽而忘血戰順其宜也至於
貞焉而永大焉而終則順亦健矣坤亦乾矣引之於
前而莫知其首推之於後而莫睹其終兹其三極之
至妙者乎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
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傳曰乾以君之坤以藏之乾以始物爲主故先元而亨而利而貞知大始之義也坤以歸藏爲主故先貞而利而亨而元作成物之義也其實乾坤之道陽唱陰和陽施陰受盡之矣唱而後和施而後受分也分之所安便柔而靜唱而必和施而必受功也功之所成便剛而方柔則无爲剛則无不爲矣然柔中之剛爲而實无爲也靜則无形方則有定形矣然靜中之方形而實无形也此所以不徒曰貞而曰牝馬之貞也後得主之利即牝馬貞之利也後而得主何柔且

靜而有常不變則剛而方矣萬物之化皆坤之化也
含藏不洩何柔且靜而化光畢達則剛而方矣故總
之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健順者天地之大分
也而時者天地之大機也天氣未行安得而先之天
氣既行安得而後之然謂之承天則甚柔且靜而謂
之時行則甚剛且方矣葢地道也臣道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義
立而德不孤易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
行也

敬義俱是精神竪立處敬是自家精神主持得定義是自家精神處置得宜敬之精明條理處即爲義外義之敬非敬也義之整齊嚴肅處即爲敬外敬之義非義也古之聖賢雖如尸如齋而天下事變无一不了了於中雖萬感萬應而一念性靈未嘗馳逐於外良以敬義之並立耳易言學問於乾坤加詳焉乾之九二曰閑邪存誠便如孔子之告顏子坤之六二曰敬以直内義以方外便如孔子之告仲弓

君子黄中通理

程傳曰文中而達於理此說得之黃土色居中是斂其至色而渾然在中乃不顯之文也然一中可以貫天下之道雖渾然中存而條理畢具故曰通理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焉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猶未離乎其類言陰類未絶如病根未去勢必復生當血戰以勝之也天地之雜非真雜也當其血戰之時若見其爲雜也至陰類既盡則天自天地自地玄

黄之色一定不易矣何雜之有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草昧之際天所以開聖人也況動乎險中則不終於險乎其大亨宜也然必正固而後可以亨惟至正爲能正天下之不正也必不輕於所往而後可以亨惟不欲速爲能成功之速也然天下之屯非一人所能獨濟必廣求賢輔而後可以亨故利建侯也程子以建侯爲求賢甚是古之帝王分天下之茅土以共天下之豪傑俾同心戮力共成大功故曰内有百揆四

岳外有州牧侯伯又曰樹以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皆建侯之義謂之立君非矣

總論

屯之彖曰天造草昧夫治亂晦明之機天也亂不終於亂必有人焉以治之晦不終於晦必有人焉以明之當是時而有豪傑者出主張世道重揭乾坤天之所與其孰廢之耶然其要則主於動而已傳曰動乎險中又曰雷雨之動雷不動則膏澤未施雷一動則天澤盈滿君子所以經綸天下不敢康寧者惟此動

而已噫動豈易言哉无其志者既重發以喪功有其志者又輕爲以至敗无其才者既不足爲天下用恃其才者又不能用天下此亨貞之訓聖人所以惓惓也其惟初乎如泰山之磐而安不可搖也如大將之桓而威不可犯也且下白屋之士詢芻蕘之言而不以崇高爲可恃也此其无負於天造之意而不斷於雲雨之施者哉三之逐鹿如反覆盜名字者固无足言五以硜硜匹夫之守而欲與英雄豪傑共角於草昧之初其何濟之有四應初也故乘馬而吉二應五

也故乘馬而邅上乘五也故乘馬而泣語曰草昧之世非惟君擇臣臣亦擇君諒哉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彖曰童蒙求我而傳曰志應也此便是聖功根本言發蒙者非有所求於童蒙只是童蒙求其在我而已

我者童蒙之真心孟子所謂赤子之心是也以我而求童蒙是便隔了兩層即求之而未必其應童蒙反求其本心則赤子良知良能之本體便在目前教者之心與學者之志兩相應而不相拂也初筮者如靡不有初之初此求在我之心也再三者或二以二或三以三此求在外之心也此告不告所由異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山下出泉一泓清徹全无泥沙夾雜比即吾心淵源乃蒙者之本心也君子果行是育德工夫事事猛省

日日躬行是要探到本原便无失其初心而已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利用刑人非刑威之謂也以規矩準繩而爲之儀刑也故曰正法所謂立身法度是也人之一心凡障於聞見溺於氣習皆謂之桎梏用說桎梏者去其聞見之障而使自得其良知革其氣習之偏而使自得其良能也往則過求矣故吝此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包荒者有教无類如天地之造物无所不容也婦是以陰從陽蒙者之心順乎教者之心而无所拂也君子固欲天下在於兼容之中又必擇其順從者而引進之如納婦然則施之者顧其安而受之者順其軌豈非吉乎爻曰子克家而象曰剛柔接臣之事君如子之事父君之任臣如父之任子何教化之不行哉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六三之勿用取女正與納婦相反見金夫不有其躬

只是貪利忘義之人耳君子雖於人无所不容而若人乃自棄於禮教之外欲包之則不可欲發之則不能惡在其納之耶行不順不宜改作慎字蒙之卦凡三言順五之順順以從人上之順順以自治皆行其所當然而率其所自然耳赤子之心順乎性者也利欲之誘逆乎性者也從正人君子則順從小人則不順謂不慎之尤親切亦未之思耳

總論

乾坤初闢即有屯蒙屯則未舒蒙則未覺其洪荒時

乎老之嬰兒即易之童蒙也唐虞以前智識未開人皆嬰兒故其俗淳唐虞以後智識漸開人非嬰兒故其俗變至於變而人心之眞牿之反覆而无復存矣試觀輓世之人澆淳而競爲智散朴而競爲辨豈不自謂蒙昧之漸開而不知私欲之誘甚於金夫見解之障甚於桎梏名利之竊引寇而攻其外道德之竊引寇而剽其中猶山下之泉潰決奔亂而莫之止也夫水之源其澄之也易爲力水之流其塞之也難爲功故初言發蒙不過開關啟鑰之力二言包蒙猶有

含垢匿瑕之度上言擊蒙則有移山壓卵之勢矣要之學者求其在我得其初心則順之固養也果之亦養也夜氣之動即爲天眞孩提之知即爲堯舜困可通婦可納又何桎梏寇賊之足慮哉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需一卦是聖人涉世學問中庸言素位而行而極之

夷狄患難正是此道理有孚光亨貞吉是胸中養得到見得到乃所以能需處有孚誠也一眞爲主萬感不入也光亨明也樂天知命故不憂也貞居易俟命順受其正也此皆天德用事止於至善吉道也故不特安常處順坦然自如即變故之臨如大川然亦无入而不自得矣何利如之

需是徹上徹下的道理傳曰位乎天位以九五得天道之純耳天位即乾卦位乎天德非重在尊位也正中二字乃天道本然如此人而正中則純乎天而不

間以人矣大都人之一心稍有未瑩則世味得以汩之近利得以動之禍福利害得以恐之憧憧役役不暇而何以能需一純乎天則如太虛流行萬境澄徹順逆禍福直視之爲晝夜之序矣而安往不需故曰君子居易以俟命需也小人行險以徼倖不需也此天人之辯也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雲上於天時而形雲密布時而飄忽太虛皆不過順其自然而无一毫安排急迫於其間此需之義也君

子修其在巳聽其在天坦坦蕩蕩朝夕間食一頓安樂飯便是浮雲太虛境界何必戚戚遑遑爲哉故曰需者飲食之道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郊曠遠之地世味不染物累不攖也犯難二字最好玩味患難亦人之所時有但不當犯難耳君子置身於名韁利鎖之外而游神於恬淡閒曠之鄉自不犯難何難之及耶常者吾心之至一孚常孚也明常明

也正常正也常固常變亦常也烈風迅雷而天之常自若世故紛錯而心之常自若夫常則何變之有哉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人之處世非直變故之衝易以震撼即是非口舌險於風波亦不能不關情着要之求全之毀何損於日月之明耶衍在中者此心寬然无入而不自得譽不加容毀不加疎故雖小有言而以吉終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

冠敬順不敗也九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慎以聽也

需于泥物欲之汚也險在於外而吾莫爲之防也曰自我致寇則陷溺常由於已需于血血氣之私也險在於內而吾力爲之制也曰順以聽則感發常得之人

總論

甚矣世故之難處也以其　　而難振也故稱泥焉以其一傷而難平也故稱血焉以其深入而難出也

故稱穴焉然而古之聖賢履險若夷視有事若无事
俟其數之既復時之既順吾可徐徐焉以享其安則
其天定耳試觀之天大火鑠金徐徐焉以俟其火之
自流也寒風栗烈徐徐焉以俟其寒之自消也天豈
有意於需哉中正之道固爾也五之中正純乎天也
初之恒二之衍未濟乎天也四之順上之敬因人而
復之天也三之敬慎矣乎天而異其返之也是故于
郊亦可于沙亦可于酒食亦可泥可脫也血可去也
穴之入而亦可出也身在網羅阨迫之鄉而心在清

夷曠蕩之境人情之變態殊觀而一腔之造化自在不徇世不遺世惟因乎世而我不與焉此豈世故所能嬰耶然而世故之險猶可言也人欲之險不可言也此心之中稍或不定而種種嗜好種種功利潛入而奪之則方寸之地便成淤泥堂奧之間皆爲致寇雖欲需之而不知所以需之矣然則險何足爲人患患吾心之自險耳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

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訟之卦只是欲使人无訟耳訟人之心不可有自訟之心不可无人人自訟此世之所以无訟也夫訟不過爭曲直之間耳縱使吾心无他吾事本實而爲勢所沮不得自伸猶恐是非一開禍福立至且退而自訟惕然自動其中心則偏陂好惡不作於中而能置身於不爭之地吉道也必欲終極其訟爭端從此不可解矣非凶乎然世必有使民无訟之君而後有无

訟之民大人以中正爲觀於上而民快覩於下導德齊禮志是與非斯世之利也不然者上无明王下无良民舉斯世而入傾險之俗如淪胥于淵而莫之止矣其何利之有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與水其始只是一氣至行相違而天淵隔矣作事謀始不謀之於違行之後而謀之於未行之初欲其念念皆純乎天而不入于淵也大凡天下之事未有不始於微而成於著者吾人之心未有不愼厥始而

能令厥終者一念而慎則如火始然如泉始達而禮讓之風成焉一念而不慎則涓涓不塞星星不滅而爭競之俗熾焉故曰事有終始慎獨始也无訟終也不謀始而終凶宜矣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食舊德者安其分之所當得也不與人競利也從王事无成者分之所不得越也不與人競功也葢不必告訐之俗方謂之訟一有爭競之心亦謂之訟爲臣

下者與人无競而已貞厲即惕中也象申之曰食舊德從上吉也葢人能忘情於利祿而不能忘情於功名故必置功名於不爭之地而後吉也上爻與三相反以訟受服正爭利而得之者其失多矣

總論

天地既分屯蒙漸判民僞滋而爭端起矣夫訟豈盛治所宜有哉民有利心斯有機心民有機心斯有競心事若鴻毛而釁積丘山造釁者一株連者百如鷙鳥之相搏猛虎之相噬甚至扞當世之交罔而莫之

顧也非風俗薄惡故耳惟始之不慎而不自訟其本心耳且非直細民已也嗜爵祿者爭利於朝矣嗜功名者爭名於朝矣衣冠之族攘臂相先廟堂之閒且爲聚訟而何以責之蚩蚩之氓耶聖人以爲欲挽其終在謀其始欲化其相爭相奪之俗在率之儉約之風欲制之以法律不如啓之以安貞此聖人以君子之道待天下而天下所以胥化也然其要則中正先之矣上有中正之君則初之訟可以不永二之訟可以不克三可以无成四可以安貞即愼心如上而三

械且隨其後矣百官安得不讓於朝萬民安得不讓於野耶大學論誠意而極之使民无訟此端本清源之說也

師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九二一爻專重一中字行師之道過嚴則刻而下有離心過寬則弛而下多玩志緩於事者則重發而喪功急於事者則輕爲而至敗惟得中道則寬嚴並用

緩急得宜此所以勘定禍亂而一舉有成績也象曰懷萬邦亦指九二言用師以懷萬邦而不以擾萬邦此師之最吉者其得寵宜矣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輿尸程子謂衆主最是師貴擇將又貴專任二爲長子專任之宜也如六三之弟子而使與將兵之事是使衆人主之也三軍之司命不得任操縱之權而猥庸之小人反至于作止之令郲之敗九節度之潰皆由此也五爻亦同此意

總論

師之爲卦旣曰行險又曰毒天下蓋兵之毒藥然非不得已不可用也自好大喜雄心於一擊而新進喜事之將至棄黔首以資敵而兵始爲天下禍矣聖人因戒之曰貞曰丈人而復詳於六爻之詞誠重之也是故必田禽之執而後可以舉兵彼兵出无名若窮山栫以追鳥獸者非完計也必以律而後可用兵彼以不教之卒无制之師而譁然進靡然退者是以卒與敵也必見可而進知難而退

而後爲軍之善政彼不度彼已而以一卵敵千鈞者必无幸也必將能而君不御然後可以取勝彼三錫之寵不加而舉足不得以自由者是解豪傑之體也故讀師爻而將兵將將之道盡矣後世兵書連篇累牘能出師卦爻之外乎然論其要則莫急於用人焉方其出師也既戒弟子之輿尸而其成功也又戒小人之勿用寵命有功非至正不爲功登用人才非君子不爲才致其憂于甚喜之後吝其用於博用之初然後功成而无後患聖人之慮深矣哉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比之原筮猶蒙之初筮不過返之本原之地而求其一點實心耳君道莫先於仁大哉乾元至哉坤元天子體元只是一仁字曰永貞者只是常守此仁而不變耳不寧方來是儆戒之意古之聖人不曰吾德已盛吾治已至而罔遊于佚不敢荒寧之戒且兢兢焉敢曰吾元永貞矣无咎矣而遂宴然无所戒懼哉要

必乾乾惕厲无敢少寧然後吾之精神日與天下相貫而天下方來歸也後夫與元永貞相反蓋不以吾身先天下而反以天下之故後吾身荒寧自恣非夫也其誰比之故凶

比吉也三字非衍文傳曰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亂故一家必有家之主一國必有一國之主而况於天下无主則亂有主則治此比之所以吉也剛中就得天之初言乾卦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又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是剛中者天德也原筮元永貞者反求

諸初而純乎天德也不可以剛屬元中屬永貞未發之中即元也永貞即剛中之不息者耳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古之人互相固結互相協恭只是一心以事君而已二遠臣也而與內臣相比四近臣也而與外臣相比夫以遐方之牧伯而結公卿其勢易於失已要惟自處以正卓然无求斯爲善耳故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嚴其守也以廟堂之大僚而親外吏其勢易於失

賢要惟用得其人共篤忠貞共濟國事斯爲善耳故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戒其私也

總論

師之後受之以比比師井田也比封建也封建一定上下相維臂指相得輻凑並進而歸命天子豈非盛王之際耶然比於人亦甚難矣威福自擅易於恣睢快意當前易於怠弛而民情不常易於恩怨夫有一恣睢心有一怠弛心有一恩怨心皆道之所不載而適以解天下之體也故曰元永貞曰不寧曰顯比務使

君之心无一息不運於天下而又未嘗有意於留天下舉天下之情態若无所有於心而又未始置天下於无所用心如天之元氣見其常運地之元形見其常流而形形色色之往來第普之以无心耳此其爲善於比天下者乎若臣之比君固有道矣内比乎外而不以樹交外比乎内而不以植援如耳目手足相資相濟歸之有孚盈缶而已後世有孚之誼衰而比周朋黨之俗成利合則比勢合則比至用匪人以傷國而卒至於陵夷大壞也噫是豈可容於顯比之世

哉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大畜小畜皆君子畜德學問大畜有囊括宇宙包羅萬古之心胸故象曰多識畜德小畜有一言必謹細行必矜之學力故象曰懿文德大畜之卦剛健而有光輝宜於設施故曰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小畜之卦

剛健而出以巽順宜於收斂故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彖傳釋卦名全取六四一爻柔得位者柔得其正是沉潛之意多而虛受之量弘也上下應之是鄉國天下之士樂爲之友一言一動皆爲我資此所以爲小畜也健而巽就已言剛中而志行就人言健則天德用事巽則優柔以出之勿忘勿助有實功矣剛中乃正直君子可以輔仁志行則合志以行其益无方矣何亨如之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正小畜之象假如有

此雲起便下雨不過數點便了惟密布其雲不輕易
下雨這雨自然來得大人之所畜皆當如是若稍有
所得便搬出來用東馳西鶩源既不深流安得長須
從我西郊收歛地方藏而又藏蓄而又蓄不致疎漏
放過必如是而後成個小畜學問必如是而後亨也
尚往有尋向上去之意施未行非不行也未肯輕行
俟其可行而行也密雲二句孔子彖傳原分作二意
舊說只作一意看非矣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初之復自道復其固有之道也其畜德取之已二之
牽復與初九相須共進也其畜德資之人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人者已之輔也輹者車之輔也九三與陰柔相比是
與便辟善柔之人居失其所以行矣夫小畜之學只
在家庭日用之間故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德之
不畜即家庭日用事事乖刺閨門之内且相背違而
何以行之國與天下哉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六四陰也陰柔之質多少振誘則血氣之私似未盡去而終身不及之憂亦所不免矣以其孚於上二陽是眞實用功眞實下仁漸摩久而血氣自消進修熟而憂患可免然則人何以不勝爲患哉合志同方則人之畜皆吾畜也已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小畜全是取人爲善而欲取人全是精誠用事故四曰有孚五曰有孚攣如總是眞心實意互相固結耳

至於斯邁斯征日積月累胸中直是无所不有而聲應氣求且合天下以成其善矣故曰富即富有之大業也曰以其鄰即德不孤必有鄰也富而曰以鄰則一人之心通諸君子之鄰以爲心一人之富合諸君子之鄰以爲富豈獨富而已哉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彖詞曰密雲不雨而上曰既雨既處意亦相似雨而不處便是所施大行既雨而即既處是方欲行之旋

復止之畢竟收斂意多不肯輕動到胸中之德飽實充滿真如大車以載然矣然吾人學問有涵養便當設施少有所得而輕動者非也既有所得而過於收斂亦非也苟徒一於沉晦有所疑忌而不敢動如婦人之正位乎內而危厲不安終非夫子制義之道也如月之幾望終非太陽當天之景也天下事終何所藉於若人耶雖名爲君子亦往輒得凶矣

總論

談天地者言大德之敦化必言小德之川流談聖道

者言大之莫載必言小之莫破易有大畜必有小畜
天下未有大而遺乎小者亦未有不得於小而能成
其大者是故毫分縷析莫非化機三百三千莫非性
命一言之尤勿曰无害細事之失勿曰无傷積少成
多積微成鉅聖人之所不能違也亦天地之所不能
違也然小畜之學未有不須人以成者初之與二相
牽而復四之與五上孚交而固其合志也如宮徵之
相和其交相切劘也如水火之相資其受益也如萬
派千流歸於大壑也至富以天下鄰以天下而其益

无方矣試觀於古舜德大矣而耕稼則取陶漁則取野人之一言一行則取何其小也孔子之德大矣而問官則問問禮則問每事則問又何小也噫茲小也固其所以爲大與

履虎尾不咥人亨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履字是踐履實地此卦以兌之柔履乾之剛剛以爲主柔以行之剛柔合一正吾人行已實地隨措皆宜

者也文王卦詞却就履危機上說道理亦見履道之善即危可使安而况安常處順耶大都人之一身不必嬰禍患之涂而後爲危即干戈之禍起於嚬笑風波之變生於几席履高藉寵而有不測之憂撫盛持盈而有意外之變皆所謂危機也惟在說以處之耳履即禮也說即禮也禮之用和爲貴也禮以行之遜以出之順於道德而平其心氣此心之太和直與乾之太和相應是之謂履和而至也是之謂說以利貞而順乎天也履而至是則慢者可化而爲恭爭者可化而

爲順履天下之至險若天下之至易有何事變足以動我有何危機足以困我耶故曰履虎尾不咥人亨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履禮也素无文也履初言素昭忠信也賁極言白惡煩縟也此所謂禮之本也記曰禮反其所自生初六當履之初是繁華之習未熾忠信之質未漓以素爲履者也世皆尚文已獨尚質故曰獨行願願在於内而不願乎外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

也

何謂履道率性之謂道也天下惟道爲至易亦惟履道爲至樂順性而行安往而不自得哉幽不是幽隱是乃幽靜玄潛之人恬无嗜欲者然也居宗廟朝廷之上而不改簞瓢茹草之氣在冠冕佩玉之列而不忘黃冠野服之心世世之富貴得而亂之哉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耶能視不明乎道而自以謂能明也跛能履不行乎道而自以謂能行也斯人也觸目皆荆棘舉足皆陷阱安往而不危哉武人爲于大君極言其禍之烈也愚不肖之人雖不明且行於世道猶未害也惟以一偏之知而强爲明以一偏之能而强爲行則害及天下害及萬世如武人爲大君其禍可勝言哉象曰志剛所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是也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九五一爻要重在貞厲上觀象傳位正當可見也大

以九五之時勢足以運才足以逞將舉天下惟吾欲爲无不如意矣然九五之位中而且正者也勢足以運而渾然有无偏无黨之思權足以逞而凛然有臨深履薄之戒日以正道治其身而不敢忘危厲斯其履帝位而不疚也哉

總論

履禮也禮教不興民心胥邪故爲之禮以治之視聽言動惟禮則肅名分紀綱惟禮則定父安於上子安於下君安於逸臣安於勞約之于規矩準繩之中而

範之于中正无邪之典立隆以爲極而天下莫之損益也是故處紛華之地而常存簡素之風身都富厚之區而心在坦夷之境幽人素也即帝位之履而有天下不與也何者非素坦坦樂也即時而愬愬時而貞厲而懼者安危者平也何者非樂見賓承祭无時而不兢兢則造次顛沛常若委虵談嘯之日潛伏屋漏无處而不慄慄則夷狄患難常若俎豆絃歌之鄉顏子簞瓢不遜禹稷之和衷孔子之從心不踰無異堯舜之周旋中禮至於元吉有慶則說應乎乾而天

且弗違矣彼眇之能視跛之能履豈道之不可明且行哉則不求明之罪也不求行之罪也噫履道則祥不履道則凶嚴矣哉天人之際乎

泰小往大來吉亨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陽而外陰内健而外順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造化之運關乎世道世道之否泰關乎君子小人易之大分凡爲陽爲健剛毅不屈者必君子也凡爲陰

爲順依阿委靡者必小人也然其本係之君身矣君德剛健其所喜者必剛健之士而陰柔之小人屏迹矣君德陰柔其所用者必陰柔之士而剛健之君子遠於朝矣是故上下之所以交者以小人道消也無所以間之故也上下之所以不交者以小人道長也有所以間之故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財成輔相俱就元后身上說不可分過不及天地之

渾然者爲道其當然者爲宜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中庸曰天地之道爲物不二茲道也即吾身固有之道亦人人之所共有者也天宜尊地宜卑天宜健地宜順五常五典皆天經地義之不容易者茲宜也即吾身當然之宜亦人人共以爲宜者也元后心中渾然一個天地爲能舉天地之道化而裁之默而成之渾渾全全无少欠缺是裁成天地之道也所謂誠者自成也元后一身擔當宇宙行五常敦五典舉天經地義一一闡而明之是其輔相天地若人臣之輔

相人君然也裁成其道而使天下之人皆共由於其道輔相其宜而使天下之人皆咸用於其宜葢以天地人物爲一巳非離巳以爲天地人物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二與五應是輔治大臣故言大臣之體洗垢索瘢諫臣之責納汚藏垢大臣之度故曰包荒然過於操切非也安於因循亦非也當斷不斷奸弊叢生矣故用馮河大臣爲宗社計長久必使四海之逺常在目前

萬世之慮常如一息故曰不遐遺然大臣視天下之人無非吾人喜其所親則伺便者至昵其所賢則窺嚮者集故曰朋亡皆大臣之體宜爾也總之一中字盡之矣尚如尚忠尚質之尚人之好尚不同偏剛者尚剛偏柔者尚柔皆非中道卦惟九五中以行願而二得尚九五之中行所謂上下交而志同者乎舊說以尚爲合又曰合此爻之中行皆強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平陂往復天道也艱貞无咎人事也勿恤其孚作兩句讀與家人勿恤吉言不用憂恤而其精誠自達於天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六四一爻是虛心用賢之大臣翩翩不富者如鳳皇于飛全不以勢利芥於胸中也後世相業之低只緣一富字累了能不富何事不可爲以用也其鄰猶書所謂臣哉鄰哉謂用賢也不戒以孚天下之士皆樂

爲之用也然其要則上之翩翩不富有以鼓其心耳
何謂失實虛與實相對實則不能虛虛則盡失其實
如周公叔父之親冢宰之尊勳勞之大盡數退讓不
居而吐哺以下天下之士此之謂皆失實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
隍其命亂也
世道積累而成泰猶積累而成城也城復于隍則平
日積累之功廢於一旦紀綱凌夷法度廢弛其命亂
也當此時而欲窮兵黷武疲民以逞豈完計耶惟當

急於自治新其號令更其憲制庶可以圖囘天命耳如自以爲正而守之不變則積㢢成壞不可收拾不亦可羞哉

總論

泰交也君民之情交故鰥寡達於旒纊君臣之情交故幽側發乎夢卜天人之心交故言行感乎日星大哉交乎然世无常治亦無常亂泰之不能不否也猶寒之必暑也暑之必寒也天也所以保安泰而不使至於否者是猶未暑而刈濩未寒而求桑也人也聖

人以爲天地交泰之運惟君子爲能致之亦惟衆君子爲能維而持之故彙征者濟濟於下不富者翩翩於上行中之主不以居尊而忘延訪之規中行之臣不以宴安而廢張弛之政至於平陂之相乘往復之相尋而艱貞之戒誼不忘規自邑之告志不舍命盛世之君臣所以維持世道者其用心固如此哉蓋嘗稽往牒太和宇宙孰若唐虞成周乃上有明目達聰廸知忱恂之勤下有敷教明刑旌淑別慝之忠而戒慢遊於丹朱勤綢繆於桑土彼其治而愈治安而愈

安者良有由哉不然挾富盛之勢以塞彙征之路忽天地之際以釀復隍之憂此元狩天寶之治所以不克終也亦可戒哉

否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聖人於否泰之初皆欲得人以維之泰之初曰拔茅茹以其彙協力以致治也否之初曰拔茅茹以其彙協力以撥亂也可見世有盛衰而不可一日無君子

君子之處世有盛衰而不可一日不在天下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三陰爲小人之羣君子處此與之爲黨固非也激之而使無所容亦非也二以中正應五中正爲能包容小人之心承順君子之德雖與小人爲羣初不亂於其羣而有所轉移變化於其間此固小人之吉而大人之道所以否而能亨者未始不藉於此也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唐人曰包羞忍耻是男兒三當三陰之極不中不正小人道長事勢已不可爲矣當此時者豈容悻悻於一决以自取敗哉惟含垢忍耻貶斥可及僇辱可加勿深其中傷之毒以俟其機會之萬一耳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有命謂造化在我也否極泰來固是天命之常然君子不恃其在天而有以陰移而潛奪之是天之權且爲我用謂之有命可也无咎者天之所祐人不得而違之也離麗也文明也離祉言文明之福也

總論

昜之道天道也天道以好生爲心即寒沍栗烈之交而陽和之氣未嘗泯也聖人以生生爲心即晦冥紛亂之候而反正之機未嘗忘也夫時至於否以天地則不交以天下則无邦聖人豈坐視世事之不可爲而泄泄然不爲之計耶抑豈不度其時之不可爲而空試於一擲耶拔茅以集君子之勢包承以移其不肖之心而且包羞以俟其可乘之間至於吾黨既集事機既得天命之權若有以潛驅而陰握之則社可

錫吉可臻而後天下之喜安安然坐而享之矣蓋至是而始知小人之未始不可爲君子而亂之未始不可治也然而未也否之未休其未泰可憂也否之既休其否而復歸於否者尤可憂也此其亡之戒聖人所以惓惓也以周之宣王奮然于厲王不振之後庭燎問夜雲漢憂民安集歌於鴻雁振武詠於車攻至驅玁狁平蠻荆厥功爛然乃料民太原識者已謂其漸不克終未幾而幽王煽亂亦謂宣王有以釀之則其亡之訓良可鑒哉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同人只要分別公私同人于朝以勢同耳同人于家以情同耳惟于野則疎逖之氓無間於王公海宇之衆不殊於閨閫耳目肝膽可以相信呼吸喘息可以相通無我無人如天如地安往而不亨通哉夫人心苟異則庭闈談笑之際而胥戕之禍已生於几席人

心苟同則卒然之變有以相恤大難之衡有以相維所謂同舟遇風胡越如左右手矣胡不利哉乾行不專指涉川兼承同人于野來乾之道无私而已君子大同如乾之无私覆而已利君子之貞言其當爲君子之同而不可爲小人之同也君子之同主於同理人是曰是人非曰非同也人是曰非人非曰是亦不害爲同也小人則同流合汚一鄉原而已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人之處世只是各立門戶便有許多藩籬之隔吾一

出門則天地四方孰非吾同葢門以內則心有所係門以外則心无所係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宗如宗族之宗六二中正而應豈係於私情者然親其所當親而未能合疎以爲親厚其所當厚而未能聯薄以爲厚物我之形終有未化天地萬物之量終有未宏故曰吝道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九三與四相比三剛也四亦剛也剛則勢相敵心相軋而不相下是故一腔之内即爲荊棘嚬笑之間即爲鏌鋣猶伏戎于莽然也然人之一心原與天下之人不相隔緣人見卑識淺遂自小耳苟置身高明之上若升高陵然則所處既高所見自遠興同之見至久而不興矣三歲極言其久如三年學是也安行便是見大心泰氣象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四與三相類當其始也有相攻之心即三之伏戎也
墉亦高處乘其墉而弗克攻即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也曰義曰則可見天理本同只人自異之耳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
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五剛中正二柔中正是乃精神意氣之合求同於心
而不求同於迹也以迹同者如以水濟水如琴瑟之
專一不過唯唯諾諾而已以心同者此之所是而彼
非之此之所可而彼否之有不從則大聲疾呼以鳴

之垂涕泣以導之此所謂先號咷也此所謂中直也至於是非相濟可否相成直言而不以爲睽危言而不以爲激心一道同有驩然無疑者此之謂後笑也夫人惟克巳最難而相克尤難茲曰先號咷後笑則其先也彼此相攻真如大師之克而其後也義理之直不戰自屈真如大師之相遇矣葢人而有相勝之心則其克也乃所以相忌人而无相勝之心則其克也乃所以相成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于郊非一无所同也宗黨姻戚孰非吾與漁樵耕牧孰非吾朋即吾所居之地自有同人景象无所累於身又何所悔於心耶大都君子得志則同人于朝不得志則同人于郊故曰志未得猶曰此不得志者之所爲耳

總論

同人之道論其心不論其迹故千萬人非衆也一人非寡也惟其貞而已出門之同同以天下也固貞也中正之遇同以一人也亦貞也于郊固也于宗狹也

伏戎以攻邪也非貞也然與其狄也邪也寧固而已春秋之世若丈人若荷蕢者流耦迹農夫而不屑與世俗爲伍豈盡无見而然哉彼見祭伯原仲之徒非君命而樹私交也吝道也季孟田常之徒黨同伐異若伏戎以攻之兵也賊道也故寧爲胼胝之侶而不爲比周之羣寧置其身於恬淡之鄉而不置其身於戰爭之地兹隱士之見寧伏其身而无悔也然夫子則尤其果病其无義而歎其志之未得矣是故視斯人皆吾羣也視天下皆可易也齊晉宋衛之君可同

即轍環而不爲勞也公山佛肸可同即即試於磨涅而不爲黨也七十二賢可同即歸而裁之而不爲私也此言同人之貞者必曰孔子也

大有元亨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大有彖傳要玩其德二字所釋大有只就勢位上說大中猶言中天下而立也人君以徽柔居尊宅中圖大而臣民莫不嚮應所謂天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

其臣者故曰大有然大有者位也而所以保是大有者德也德非剛健則姑息易生德非文明則是非易淆剛健則法天之健文明則憲天之明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正所謂應天時行也自古天下之治未有不以英明而得之以優柔而失之故曰人君不可不知乾道象曰應天爻曰天祐始終一於天而已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此爻要玩一害字害即九三所謂小人害也大有之

初賞罰方明奸邪未得肆志故未交害然天下之害不在人而在我君子之過惡不過之於人而先過之於心故惟慄慄危懼如將隕于深淵然後愼壬不與㷀蘖不萌而可无咎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公用亨于天子亨字不必作享字亨通也大有之世廟堂之上通爲一體四海之衆通爲一家爲公者豈无所以上通於君乎古稱羣后肆朝敷奏以言嘉謀

嘉猷入告爾后此則人臣所以通於君者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威如之吉乃文明之德在我明白顯易如日月光昭自然有以畏服人之心志无待於戒備此德威之威非刑驅勢迫之威故曰易而无備

總論

夫人之情處憂患則多思履盛滿則多娱思則致理娱則階亂此古今之恒也由今觀之時曰大有則幅

員之域皆已延袤負固之徒皆已除去四封皆已寧謐綏服荒服之外皆已來賓孰不謂其可恬然以嬉哉乃聖人固危之也初惕其艱也二防其敗也三通其情也四匪其壑也兢兢惟不共是懼而罔以寵利居成功所以儆其臣者何至也五下乎二而慮其无威也上下乎五而幸其不溢也惴惴然不敢以崇高富貴驕天下所以儆其君者又何至也蓋嘗觀唐虞之際太平融洽而矢謨陳規者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甚則勑之以時幾懼之以叢脞敷奏陳試罔

敢不共名言允出罔敢不念下有敘歌之勸而上无
一日无吁咈之聲然後知盛滿之世固時君臣之
所忽而誼辟察相所亟爲之圖也故曰危者使平噫
盡之矣

謙亨君子有終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
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
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謙與盈相反盈者有而有謙者有而无有而自以爲

有者有有其始不能保其終到底无結果有而若无者
有其始亦成其終到底有結果君子之終便如造化
成始成成終一般非先屈後信之謂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裒多益寡是就心源理欲上劑量多寡謙是天理用
事盈是人欲用事天理之分數寡故下人之心常失
之寡人欲之分數多故上人之心常失之多去了一
分人欲便增了一分天理去了下人之心便增了上
人之心裒之固所以爲益也稱物平施從自已心上

平非從物上平也人而盈滿則有低昂心有輕重心視物我若相懸絶而何以能平人而謙則无低昂心无輕重心視物我若一體而何所不平君子絜矩平天下不過此心平之而已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不富以其鄰與否九四同九四大臣也而曰不富其伊尹不以寵利居成功乎六五人君也而曰不富其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乎夫人君富有天下若可自恣

且忘其崇高而虛巳以用臣鄰謙之至也此豈特可以柔天下巳哉即征伐以威天下亦无不利矣蓋謙冲之主亦不不容已於問罪之師然有文告之詞而不徒恃武功之振故干羽兩階負固自服非專尚威武者比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二得中也故鳴謙而曰中心得是以實勝者也上不中也故鳴謙而曰志未得是以名勝者也夫謙而以

名勝則外觀徒飾而私係未忘此當用力克治而不可一息苟安者也行師有勇猛果决之意征邑國猶言自治也一念之私甚於外寇克己之功如戰必克至於己私盡去天理用事尚何志之未得耶五之侵伐是正天下氣象上之行師是正己工夫未有不正己而能正天下者也

總論

易之言吉凶利害至詳矣夫吉凶之相倚也利害之相伏也如晝之有夜暑之有寒六十四卦之所不能

違者也乃謙之一卦下三爻則皆吉而无凶上三爻
則皆利而无害爲君利也爲臣亦利也處常吉也即
處變而涉川亦吉也无事利也即有事而侵伐亦利
也此豈有他哉吉凶利害生乎人情者也人之情位
高則相傾才高則相忌功高則相軋而淺中狹量之
人位高則易陵才高則易忽功高則易恣以易陵易
忽易恣之心而應以相傾相忌相軋之迹何恠乎吉
凶利害日相尋於无窮也古之君子視王公卿相若
布衣然視智名勇功若愚鈍然人有所疑於我而我

无所加於人故潛消其猜傾相忌相軋之意於粥粥呐呐之中虞書陳謨推轂不矜幽風致頌式歌赤舃至於征苗振旅而謙受益一言尤諄諄焉噫聖人之意見矣

豫利建侯行師

豫卦全重一順字未有不順人心而能樂以天下也建侯非立君即比之建國親侯也王者爲民興利則有公侯伯子男之封以安天下爲民除害則有伍兩卒旅之設以威天下均之爲順人情而已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謙與豫之爻其理欲之介乎謙冲挹損德之基也驕奢淫佚德之廢也章布猶然况侯王君公哉故鳴謙則吉鳴豫則凶鳴謙曰心得鳴豫曰志窮心志之間其幾嚴矣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不終日只是不久安於豫之意夫人升盤樂之堂則戀戀以爲安躋懷居之域則依依而不忍去即有能

悔其非者亦遲而後悔耳六二守而且正則是屹然獨立於波蕩之中其守也如堅石而超然遠出於勢利之外其去之也如脫屣人之所溺而不能返者而彼若不能以頃刻安也蓋衆人之慮淺故成而有渝其悟也在事後君子之識微故不遑逸豫其覺也在幾先夫是之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繫辭所云則極言其知幾之妙耳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立不當也

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向秀曰睢盱喜悅

之貌二悔字最覺悟人最深切處上悔字覺昨日悅豫之非下悔字恨今日改過之遲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五以柔而乘九四之剛是自家柔暗舉天下事皆付之大臣而惟以逸豫自恣耳此正腹心之痼疾也然以其得中此天理之尚存而人心之不死者也恒猶言恒心

總論

傳曰謙輕而豫怠輕非他也此心之中湛然常虚視天下之物皆不足爲吾之有也怠非他也此心之中倏然自足視天下之物无一而非吾之有也夫心能忘物則能平物故不以才智而輕顓蒙不以王公而傲睨布衣心不忘物則物常累心故貧富易觀貴賤殊嚮其道心人心之幾乎由今觀之當豫之時宰相以剛而任事上下以順而承休太平之風充滿宇内其樂極矣然時處其樂則彔曼雅化之欲每易以波蕩其心而快志娛意之觀亦恒情之所甚便者故无

論肅君具臣沉湎於佚樂而莫之省憂即元元之衆未有不以樂極而悲滿極而損也聖人有憂之是故於初戒其窮也於三晦其盱也於五防其疾也於上危其不可長也惟二之介石能熟察乎憂樂治亂之機則為之深致意焉聖人之憂治世何切也蓋嘗讀史至於貫朽而不可校粟紅而不可食未嘗不想其豫樂之盛而土木甲兵征輸望幸紛然交作至於江淮煩費海內騷動然後知聖人之慮深哉雖然猶未也聖人於三之悔則欲其速圖於始於上之渝則幸

其改正於終其欲人之寡過葢惓惓也是故輪臺之
詔君子猶有取焉耳

隨元亨利貞无咎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
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此卦震剛在下巽柔在上是剛來下柔也天地間无
獨陰獨陽之理然陽感陰應故剛常下乎柔天之下
交於地君之下交於臣男之下女皆剛來下柔以共
成世道者也動而說是精神意氣歡然无間葢在心

源相說不在聲音笑貌相說此隨之善道夫子以隨時二字釋大亨貞最妙亨者隨時變通貞者時之所在即理所在也人之處世持一個有我之心固非亨也非貞也苟一一隨人轉移亦非亨也非貞也故不任我不任人而惟因時處中時當如此則如此行時當如彼則如彼行此便是正大道理所謂君子時中孔子聖之時不過如此耳隨時之義一句義字最好玩衆人之隨與時上下君子之隨與時制宜堯俞禹拜隨之隨也害有在於象恭則吁俦功之薦利有在

於遷國則違胥怨之咨不隨之隨也故曰隨時之義太矣哉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古人有息无睡唐歌曰日入而息孟子曰日夜之所息只是安靜无爲神不勞形不役耳吾人之道无時可息吾人之功有時可息惟其有息此其所以无息也凡人之情識未忘機心未絶稍有絲髮外馳而不能入纖毫點蕩而不能安皆不可謂之入宴息息不能安命非已有此至命君子所以不多見於天下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君子不能與小人共事小人亦不能與君子共事故係在丈夫則失在小子係在小子則失在丈夫勢也隨有求得猶言大有得云耳與正人居則隨求隨得所謂日益而不自知者非四陽當任之謂也利居貞勉其終也夫人意氣所激能以正直相規而精神稍懈未免以善柔相詡故不徒曰貞而曰居貞勉人慎終之意深矣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
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六三近四者而曰隨有求得九四近五者而曰隨有
獲貞凶三之失小子其失也所以爲得也得之於內
者也四隨君而有獲操縱得以自由其獲也獲之於
外者也夫人臣獲上固臣道之正然人趨人諾則有
詭隨之譏作威作福則有凌迫之嫌凶所不免矣其
必有孚在道乎孚是忠君愛國道是引君當道時而
一都一俞道之是也以明將順之大分也時而一吁

一咈道之非也以明匡救之大忠也天下未有不以道事君而可謂之孚乎君者亦未有不明乎道而能事君以道者故曰穆穆在上明明在下非下之明明何以成上之穆穆哉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上六一爻當以程傳爲是拘係又從維只言其民心固結之極耳上六居隨之極是君之誠已通於民而民之維係於君真有若或結之而不可解者也是道

也大王曾用之以亨于西山矣大王去邠之時民之從者如歸市而王業之基起於岐山非民心維繫之大驗耶

總論

隨之道亨貞焉盡之矣隨得其道則出門之交隨以天下不爲廣千嘉之孚隨以一人不爲比時而有所渝則以无主爲貞時而有所係有所得則以有主爲貞歸之隨時而已夫心本无着何所於係也心本无欲何所於得也顧人之心不係於天理則係之於人

欲不得之於內則得之於外直諒多聞之士親則善柔便嬖之人退矣有益之得先則无益之得後矣係所當係何嫌其失求所當求何嫌其得耶然舍下之得得於人者也宴息之得得於心者也論心而至於宴息則澄然其虛而繫累之心化矣湛然其一而求得之念忘矣其息也爲天心之復其不息也爲天行之健其息也空空洞洞无一物之或有其不息也元元本本又无一物之不有故曰息焉遊焉又曰至誠无息此其深於隨時之義也哉

蠱

易之有豫也其穆王車轍遍天下之日乎易之有蠱也其平王東遷政教不行天下之日乎噫豫之冥也猶可渝也蠱之裕也不可救也夫子已知周之不復西矣

總論

蠱之時天下之亂極矣彼坐視斯世之亂而漠然莫之理者山林之不事王侯者之所安也若有憂天下之心豈能晏然而已耶是故爲君者必急於用賢爲

臣者必急於匡世固不急治而失之貞亦不緩治而失之裕固不以未治而偷安亦不以既治而忘危此蠱所以不終於蠱而中興之業卒與創業同光也蓋觀古今之談中興者必嘖嘖周宣而夷考其業則顯允方叔孝友張仲其成德弘矣鴻鴈安集車攻飭武不貞不裕其化理中矣彼其先甲後甲之功載之詩者迄今可考鏡也漢之元成宋之元祐天下之蠱既已日深而漢臣則優游靡斷泄泄然惟務蠱之安宋臣則矯枉過正又不免為幹蠱之悔天下事從此日

非矣雖然寧爲幹之悔无爲裕之吝此又當事者所當權衡也

臨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有心曰感无心曰咸以初之剛正而下臨乎民相感也而忘其爲感相臨也而忘其爲臨化其偏黨歸於太公志正而行亦正者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二以中道而臨民其感无心其應无跡[illegible]之以精

神心術之動非順之以命令之謂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艮曰敦艮臨曰敦臨皆始終如一之意志在内猶記言内心葢以眞誠臨天下而非以虛文臨天下也

總論

上下之相臨久矣夫以寰宇之衆饑需哺寒需衣逸居而需教者何限吾以一人之身臨之而且期於无窮无疆是豈法驅而勢禁之耶以一人臨天下不若以天下臨天下也是故爲君者不能獨臨也而委之

賢宰相故以智臨稱焉爲相者不能獨臨也而委之
賢有司執事故以至臨稱焉咸臨者用而君子長矣
甘臨者去而小人消矣然君子小人之辨亦難言哉
咸臨者悃愊而難投甘臨者滑稽而易親咸臨者不
千百姓之譽甘臨者易結左右之歡舍此取彼此五
之所以智而敦臨之治可以安安然垂衣而享之也
昔者唐虞之際堯舉舜舜舉禹臯益稷共兜之朋黨
不足以當百僚之師師孔壬之巧令不足以當臣鄰
之弼直故曰地平天成萬世永賴噫斯其敦臨之極

乎

生生篇上經終